

列昂诺夫著

平平常常的人

耿 星 译

平 平 常 常 的 人

〔苏〕列昂諾夫著

耿 星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5 8 •

Л. Леонов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本書根据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譯出

平平常常的人

[苏]列昂諾夫著

耿 星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691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8 插頁 3 字數 77,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 定价 (7) 0.4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个年輕姑娘基拉在婚姻問題上曾經有过一度不幸的遭遇，但这初次痛苦教訓在她还是体会得不够深刻的。她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意識的影响，以致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到迷惘和苦悶。对待生活与爱情的錯誤观点，也阻碍她去取得新的、真正的、幸福的爱情。

她对她所爱的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埋头苦干精神和崇高理想无动于衷，甚至在感情上产生隔閡，再加上她母亲从中作梗，竟至于造成誤会。最后，她终于了解这是个具有社会主义优良品質和苏維埃劳动者美德的人，她对他的爱情就在坚实的基础上茁长起来了。

这个剧本并没有什么錯綜复杂的情节，整个故事只不过朴实地表现了苏維埃人家庭生活中极平常的一个插曲。但通过人物性格的刻划，它却突出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同个人主义思想、自私自利的观念以及庸俗的小市民习气之間的冲突。

对劳动的热爱，在提高个人的思想認識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識的影响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也就是作者在本剧中所強調的主题思想。



列 昂 諾 夫

关于作者的簡略介紹

李昂尼特·馬克西莫維奇·列昂諾夫是國內戰爭時間即已進入文壇的老一輩蘇聯作家中的一个。1899年5月31日誕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當時著名的蘇利柯夫派詩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蘇利柯夫集合一批出身於農民、小手工業者和工人的自修的作家，組成一個“蘇利柯夫文藝詩歌小組”，李昂尼特·列昂諾夫的父親便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之一。

李昂尼特·列昂諾夫青年時代的詩作也深受蘇利柯夫農民詩歌的影響。此後有一段時期，他的作品沒有脫出當年盛行的印象主義詩文的窠臼。直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國內戰爭的年代，正如李昂尼特·列昂諾夫後來自己所說的，他才獲得“新生”——走上了新的生活與創作的道路。他加入了紅軍，並且參加過著名的卡霍夫加和佩雷科普戰役。

在紅軍中，李昂尼特·列昂諾夫被師政治部吸收去做報紙工作，先是擔任師部公報的編輯，繼而又先後在第六軍政治部機關報“紅士兵報”和莫斯科軍管區的“紅戰士報”任隨軍記者。

1922年他自軍隊復員，开始了职业作家的創作活动。

他在散文方面的創作大体上是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

他最初写短篇小说总是醉心于追求唯美主义的华丽文体，喜欢采用具有濃厚异国情調的題材。在表现形式上，有时是模仿蒙古封建社会的史詩如短篇小说“土阿塔木耳”；有时模仿波斯爱情抒事詩体（如短篇小说“哈利里”）；又有时模仿霍富曼（1776—1822年，德国作家，反动浪漫主义的中产階級流派之代表）的手法，如短篇小说“木偶女王”便是。这种傾向使作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有几个汲取俄罗斯民間生活为題材的短篇小说，如“布雷迦”和“雅可夫·皮貢克的遭遇”等，已經显示出作者的創作才能：善于刻划形象鮮明的人物，善于运用明快暢达的語言和生动活潑的描繪。这一切在他以后的創作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2—1923一年間，李昂尼特·列昂諾夫写了“佩屠希哈的变迁”、“小人的下場”、“柯維亞金筆記”等中篇，都是以革命年代中旧生活的被摧毁为題材的。这正表明作者在創作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愿望，他那唯美主义的表现方法也在逐步克服中。

从1923年起，李昂尼特·列昂諾夫开始写长篇著作。他差不多以一年至二年時間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緊張地工作着。我們只要看看他的几部长篇著作的年表就可以知道了。

“獾”(1923—1924)

“賊”(1925—1926)

“索奇”(1928—1929)

“史庫塔列夫斯基”(1930—1932)

“通往海洋之路”(1933—1935)

1930年，他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說“蝗虫”，描述1929年发生在土尔克明尼亚的一場“捕蝗战争”。这部作品表现出苏維埃人民群众与自然災害作斗争的忘我热情和强大的組織力量。

如果說，上述的这段时期，李昂尼特·列昂諾夫主要是作为散文——小說家活跃在苏联文坛上，那么自1937年以后，他更以剧作家的姿态馳騁于戏剧領域中了。虽然在1928年和1934年，他就曾經把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說“獾”和“史庫塔列夫斯基”改編为剧本，但把創作活动主要轉向戏剧方面，却是1937年以后的事。他写的剧作，有：

“波洛福昌果园”(1936—1938)

“狼”(1936—1938)

“暴风雪”(1939)(这部作品有严重缺点，曾受到党报的批評。)

“平平常常的人”(1940—1943)

列昂諾夫的剧作曾在瓦赫唐諾夫剧院、国立小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偉大卫国战争的年代成为李昂尼特·列昂諾夫創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充分发挥了政論家的出色的才能。在

許多文章中，他激烈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法西斯侵略的憤怒和憎恨，以坚定的信念写出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忠誠，写出苏联人民对他们正义的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心。

在战争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侵略”（1941—1942），“連努斯卡”（1942—1943）。除此而外，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攻克韦里科舒姆斯克”。“侵略”是偉大卫国战争期间戏剧创作中最卓越的作品之一，荣获 1943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当时这个剧本的上演几遍及全国各个剧院。

战后，1953 年李昂尼特·列昂諾夫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

李昂尼特·列昂諾夫曾荣获列宁勋章、劳动紅旗勋章和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李昂尼特·列昂諾夫还将不断以新的作品来丰富苏联文学的宝庫。而我对作者的介紹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譯 者 1957 年底于北京

人 物

拉迪根·德米特里·罗曼诺维奇(拉迪根)——著名的歌剧演员。爱称是米嘉。

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薇拉)——其妻。爱称是薇罗奇卡。

阿列克塞·依万诺维奇(阿列克塞)——德米特里·罗曼诺维奇的侄儿。爱称是阿略斯卡。

基拉——阿列克塞的未婚妻。

康斯坦齐雅·尼沃芙娜(康斯坦齐雅)——基拉的母亲。

史维柯尔金——拉迪根的朋友，他的全名是史维柯尔金·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巴萨和巴斯卡都是爱称。

安努斯卡——史维柯尔金的女儿。

巴拉莎——拉迪根家的女仆。

地 点

在某一都会中。

第一幕

城里拉迪根家的住宅，人們就要离开它去避暑了。这住宅就象堆滿东西的古董店，这会儿所有的东西都已包裹在薄布套儿和已經发黄的报纸里。窗幔下透进来夕阳的余輝，这光綫从一架大鋼琴移向一个摆設着各色易碎器皿的金字塔形的貴重食器架，在那里照耀了一刻鐘光景，消失了。这儿，在炎热的八月的黄昏里，人們正要把一幅新画挂上那一面光牆，一張沙发床从墙边挪开了来。桌子上面摆着一張方凳，巴拉莎扶住凳子的脚，拉迪根家的駕駛員聳立在凳子上，釘着鉤子，因而在开場之前就听到了錘子的敲击声。体格魁梧的看門人准备举起那罩着不是拉迪根家的布套，而是条紋布套的贵重东西。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用一頂漂亮的草帽搗着风，坐在安乐椅上指点着工作。

薇拉 噯，快把它挂上去吧。是上別墅去的时候了。**德米特里·罗曼諾維奇**一回来我們就走。

〔所有的人全准备好了。薇拉立起身来。

布套子我們就不用取下来啦，反正要招蒼蠅叮的。

〔电话鈴声。

巴拉莎 大概，又是那位姑娘找**德米特里·罗曼諾維奇**来了。

〔鈴声又响，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帶着懊恼的神情，探身去拿

電話筒。

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別接電話……這些個女歌迷也真不害臊。前些日子，有一個跑來跟德米特里·羅曼諾維奇要了一張照片。又得要第二張哪。頭一張叫她那麼親呀吻的還不早給弄得稀爛了。

〔除看門人外，大家都笑。〕

薇拉 可怜的女人！

〔看門人把画提起来。〕

等一等，它不会掉下来打着德米特里·羅曼諾維奇么？
那儿正好是他喜欢的座位。

巴拉莎 就怕会掉下来哟。这画儿有多沉，簡直就象画在鉄板上似的。

薇拉 要是把它挂到食器架子上头去，把那些小画儿挪到这边来呢？您看怎么样，巴拉莎？

巴拉莎 讓我想一想，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郑重其事地）嗯，当然罗，对着窗戶是看得頂清楚的。危險么也小一些。

薇拉 那我們就来試一下吧，趁这会儿德米特里·羅曼諾維奇还没有回来。

〔駕駛員用袖子擦擦臉，从凳子上跳下来。巴拉莎从墙上取下那些小画。隔壁房間里傳來玻璃碰碎的响声，还有咒罵“見鬼”的一声男低音。大家都掉頭注視响声起处。〕

巴拉莎 德米特里·羅曼諾維奇他回来了。

薇拉 不要紧，繼續干吧。（大声）米嘉，你在那儿又打破什

么东西啦？

拉迪根 一个花瓶。見鬼，到处都放着东西。我們馬上到別墅去嗎？

薇拉 过十分鐘就走。

〔从一幅画背后掉下一封信。巴拉莎想把它藏起来。

拿到这儿来，巴拉莎。

巴拉莎 这么多灰尘！我去拿块抹布来，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

薇拉 （声音冷冷地）我看見了，巴拉莎。拿过来吧。

巴拉莎 这封信是給德米特里·罗曼諾維奇的。

薇拉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朋友。請您交給我。

〔巴拉莎递上信。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用指尖儿捏着信，閱讀。

巴拉莎 （气冲冲地）干嗎都呆头呆脑站着不动呀！从底下往上抬呀，小心抓紧啊。

〔那金字塔形的食器架伴随着玻璃发出的怨訴声，給挪到了屋中央。

頂好先把这里面的东西搬出来，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別把好好的杯盘碗蓋碰碎了。

〔大家站着，等候薇拉·阿尔捷米耶芙娜看完信。

薇拉 （一边摺信）我耽心这幅画挂在这儿也会掉下来。我們是不是把它帶到別墅去，巴拉莎……您看怎么样？

巴拉莎 唔，当然罗，要說安全，把它挂在別墅里可保險得多。那会儿大家总是在戶外的時間多一些，就是掉下

来吧，也只是它自个儿倒霉。

薇拉（站起身来）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指信）这个请拿去交给德米特里·罗曼诺维奇。

巴拉莎（接信，一边走一边对看门人说）把这画搬到汽车上去。回头咱们把它捆在汽车顶上。当心别在楼梯上骨碌碌滚下去哇。

〔看门人拿画下。〕

薇拉（对驾驶员）请把这些杏子拿去放在汽车前面的座位上。

〔驾驶员拿一个筛子下。巴拉莎捧着一只大花瓶的破片回来。〕

巴拉莎 他皱着眉头……看了信……什么话也没说。

薇拉 好吧。呆会儿有一个上了岁数的太太到这儿来，就说我在家。

〔巴拉莎点点头，向出口走去。拉迪根走进来，他个儿高大，漂亮，两鬓有些白发，穿着敞领的衬衫。〕

拉迪根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酸的东西或是糖渍苹果？

（清清嗓子）我口渴的不得了。

巴拉莎（瞥了女主人一眼）东西全都搬上汽车了，德米特里·罗曼诺维奇。

〔薇拉示意要巴拉莎走开。〕

薇拉（指画）你又买了那么大的一幅画，米嘉。我已经吩咐把它带到别墅去了，你看怎么样？

拉迪根 真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可是见它的鬼，带到别墅去也成。嗨，好热！（一屁股坐进安乐椅）这样的

天气，在河边钓鱼才好呢。

薇拉 （收拾买来的东西）去穿衣服吧，我们这就上车了。

拉迪根 你……一个人去吧。我明天早晨来。

薇拉 你有音乐会吗？

拉迪根 没有……不过我得留在城里。

薇拉 （戏謔地）有约定的女歌迷来吗？（挨近他坐在安乐椅的扶手上）你别以为，我看到你跟那些女人来往就吃醋，那我未免太幼稚啦！……顺便告诉你，昨天有一位姑娘带了两罐果子酱来。我送给看门人了，我不喜欢复盆子果酱。呃，再说，这些个小姑娘也多不干净哪……（斜瞟丈夫一眼）你没有注意到么？

拉迪根 薇罗奇卡，我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在这种事情上比起侄儿来，我甘拜下风啦。又有一篇关于阿路斯卡的文章……你读过了吧？

薇拉 别打岔。不知道是哪位发狂的女歌迷，打了一整天的电话。瞧，又来了……

〔电话铃声。薇拉探身去拿电话话筒。〕

怎么对她说呢？

拉迪根 就说我病了。

薇拉 （对电话）喂，请讲话，你是谁？不是，我是德米特里·罗曼诺维奇的乐师兼私人秘书。可惜，他身体不好。正好给他在腰上拔火罐哩。……什么？不，他腰痛。

拉迪根 你在说什么，薇拉！

薇拉 放开手。（对电话）不，我是对护理员说话来着。是

呀，他昨天唱过“浮士德”，可今天……哦，姑娘，当您满五十六岁的时候，您也会时常有点儿小毛病的。您得从年轻时就保重啊，亲爱的姑娘。花，您可以交给女佣人转给他。（放下话筒）你得一个人留在这幢空房子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拉迪根（委屈地）你瞎说。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呀，薇罗奇卡！……

薇拉……可是心里时刻都存着这种打算哪。（爱抚地分理着他的头发）噢，那封信是谁寄来的？

拉迪根（洋洋得意的笑着）我总不能禁止人家写信来呀。喏，是个女人寄来的……怎么样？

薇拉关于这头母猫儿的事情，我倒想知道知道。（嘲弄地）她是什么样的皮色？

拉迪根怎么对你說呢……噢，比这把安乐椅还要黑一点儿。

薇拉年纪呢？

拉迪根大约四十来岁。她那模样儿看上去还显得相当年轻……

薇拉（用另一种声调）得了，我自己来回答吧。你说的这个女人，年纪么，已经五十出头了。照她的话来说，她还是朝气蓬勃的，只不过胡须已经斑白了。她的名字叫作巴维尔^①。可惜，这位巴维尔对自己的事情却一点儿也没提，这个人是谁，米嘉？

拉迪根（无可奈何地）呃，是我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前线